



白蓮泚文選之三

三一子雲夢程德良著

浮光生門人陳九鼎選

舉人潯陽萬言揚評

志銘

明處士楊雲野墓志銘

於乎此吾鄉善士雲野公之墓而程子志
之蓋實錄也志曰公諱璘字玉之別號雲



野其先恩江人為王姓有所避而系之以
楊唯禱祀則仍從王姓云其祖舜斌遷劉
家鎮占籍雲夢則自成化始舜斌生秀瑛
以貲雄而髣髴燕山君所為質行行之更
五十三年漢大夫以賓禮已旌其門已生
丈夫子三伯瑚仲璉而季則雲野公也公
燥髮從儒為雲諸生即席有先世之貲乎
其襟期和悅而諍其識趣雅在佳山秀水

間其事諸母歡如所生其事伯仲兄愛且
敬如父其眎諸從子如子庶幾申申夫夫
之風焉以數竒父不祿即世始有其家百
里內外皆待以舉火間有責而應如約以
償者泣而語公布帛菽粟絲枲服飾之類
壹切烏有奈何公曰而姑且應之或以盤
匱案檮之屬可乎公曰可又或以馬勒啣
轡之屬可乎公曰可又或以敝帷敗屨之

屬可乎公亦曰可又或以茅茨數楹井地
數畝沮洳數區陽為租而陰不受賦初為
貨而尋復謀還甲為產而冒乙便利以應
可乎公亦無不可者或謂公凡民昏不畏
有司者治之以藍袍往例得如願焉公曰
余不忍見若之急于生有此而忍窘以世
法將益重若之急矣蓋繇成立以逮耄年
而曾不以責償故一為有司溷也而公善

居室眎先世所遺益拓且厚損益盈虛有
相自天毋為持扇鬼所姍哉公手輯身家
要語者一施糜粥以活藁裡以掩者千餘
修烏泥橋楊家橋者二修金獎寺東嶽廟
文昌閣者三及禮賓筵者四得丈夫子者
一大都與王父類焉豈有所受之邪生于
嘉靖某年某月某日歿于萬曆癸卯年某
月某日七十春秋有奇抑人生所稀矣當

其不疾而歿若僂僂乎游更數月隣人疾篤而甦以告家人吾親見楊公為地下掌記官則世之挾機鋒倚繫援而魚肉于閭左者毋謂天道無知而輪迴報應之說未必盡為荒唐環眎楊公宜慎所趨矣公配徐氏淑慧能書其所夕籌家而神不勞者徐之相之力也子二長春生先公卒次春先品端而績學以太學起家娶富順知縣

葉東生女弟女一字文學鄒約子其孫女三長字揚州同知季子太學生可久之仲子某次字平陽知縣汪寬子某又次字鄒約孫某以明年庚戌春正月某日葬城皇臺之陽為志其墓而銘之銘曰孰不利往恂恂者儒示人以廣孰不終訟肫肫其仁鄉國所誦夢澤之陽子姓皇皇天道有知得全全昌

明景配戴母墓志銘

於乎此為金蓮陂戴母之墓萬曆庚寅十
二月戴母以病胃終後十有三年為壬寅
十月以夢卜葬母金蓮陂之陽吏部進士
楊君自虞母之子師也狀母遺行而屬余
志且銘余不穀辱在媿婭比隣而居于母
習矣志之銘之其焉辭志曰母雲夢處士
戴冠女也生有殊質冠珍之不以字凡兒

及二十年而字主簿景君主簿君蚤受弟
子員業餼于公邑邑自嘆望九閭安所梯
青雲而上之母從容語君古之人庶長雁
門守非入貲所為乎丈夫志欲自見亦自
有途而主簿君始決計游太學矣先是主
簿君母柳生五男子皆娶婦繩以譙呵家
人嗃嗃母次且而前無失久之材母乃授
母筦鑰俾母為政至是主簿君遠游而母

代事姑柳眎主簿君有腆養退與諸子婦
分理梱內外事獨身其勞而諸子婦咸有
懽心夜則左子右女子必課其誦讀女必
課其女紅率丙夜不休蓋繇母為政於家
家益居積里有以產售者此一時也直董
若千而母力白于姑務厭其急往往溢所
時直之外而里人且競以便利產來矣無
何姑柳即世主簿君歸自太學居常念家
所不足者非便利產也煢煢者孤以延宗
桃之重母乃引一髮于千鈞乎而又不欲
聲言置媵以傷母心母知之陰使人求媵
於郡得朱氏今生子曰垣猶為未廣也再
求而得李氏今生子曰庚曰璇女湫胤母
相主簿君蒸嘗輒泣簌簌下若謂姑柳不
祿不及見主簿君章服豈其身亦不祿亦
不及從主簿君之官與及見主簿君治巫

山并署篆四縣寬平不苛狀諸地士民今猶誦之又不及見所為夫置媿者有子且取而蕃衍若鳳毛也豈非數邪余惟乾以易知坤作成物配者坤道也亡論往牒即吾里有家率厥配勩之矣然身親勤渠則習見生事艱苦而往往利其入不利其出苟受便利一入售券雖損若售什伍相對飲泣弗恤也且曰易義有云陰性吝嗇能富其家六四之吉固若斯哉今夫錢者泉也如泉之游行地中而不已也洵若吝而恒富則漢之郭況晉之王戎胡不積貯埒天地邪而今二氏者又焉在也大都天地間人我一心有其我不見其人殆非斯人之徒矣至彼妬婦類皆人慧唯愚樊之不植坊之不嚴百爾機械必遠夫子所親切俾成獨夫而始竊竊鼓掌以為計得寧知

自蓮洲城志卷之三
嘿受天罰身世泡影今之制于妬而與草
木同腐朽者何可勝數也哀哉戴母知聚
知散知為夫廣嗣今且子嗣麟麟將大其
門仁義何嘗不利若乃上不失姑志下不
失諸子婦心景之先系遷自富順垂幾百
年而孝義門有聲則母之風居多固將章
史成矣母子一曰星郡諸生娶萬氏女二
長淵亮字程式仁縣諸生即余胤子次淵

懿字孝感程治郡諸生孫二世彥世瑛孫
女二娃娥婧娥皆曰星出皆聘名門女而
曰星之弟與妹出自朱氏李氏者前已志
之而系之銘銘曰疇不為利而義乃相成
疇不為妬而和乃廣生疇不為室而取乃
蜚聲燁燁金蓮雲夢其吞是為取母之佳
城

明永寧府奉國將軍信齋公墓志銘

奉國將軍勤莫者

周定王之第六子系也始余臨蘭雪軒書
又手宗正睦樛公書而海內同姓諸侯王
以文事辟易于周矣歲戊子左官梁苑奉
衷洪溪王懷棘兩公檄主大梁書院事時
兩河之英則有斬于中王正志劉應蘭王
所用汪輝柳希惠僅幾百人以弟子禮課
執天潢之英則有安泚勤美睦禾朝瑳諸

家以朋友交譚執而奉國長子朝趨温温
乎一葛天無懷流也不為貴富容亦不為
執文習獨進揖余而眉睫間藹若石契尋
訪之則皆奉國公苾飭之遺也明年以柳
希惠狀不遠千里而來介奉國公志銘是
矣獲辭哉按狀奉國翁為輔國某輔國翁
為鎮國某鎮國為永寧靖僖王之三傳而
靖僖則

定王之第六子也奉國初舉于母耿甫襁
褓耳而耿已即世不及乳比乳之稍能言
也奉國持翁裾而泣吾母安在兒何獨生
翁亦泣語之曰兒母之蚤棄莫非命也兒
無為生慮第恐自累其生耳吾所睹于侯
門者習醲鮮柔脆則伐性之斧蛾眉螭齒
則戕命之斤鮮衣怒馬則覆身之階驕朋
游子則宕跡之市以此為生即日就母懷

而生且累以此為誠即母之云亡而猶然
音容母也易曰如臨父母其斯之謂與奉
國唯唯繇燥髮以迄改鬢未嘗不念母亦
未敢少忘翁訓而間且從諸騷人墨客學
邯鄲步矣其居常一縫紉必輔國命之衣
然後衣一匕箸輔國不命之食不食也無
何輔國不豫而朝夕侍榻前問無恙外始
退而嘗湯藥以進籲天以禱無何輔國亦

即世而擗踊幾不可杖而起昔子輿氏謂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余謂知
酬對則慕宕游乃繇燥髮以迄改鬢而慕
者余于奉國見之矣奉國既服膺翁訓不
濡染侯門習如是居積日盈便利日拓食
指日繁而往往嗟宗祿之不繼也日為宗
人掩以藁裡賙以廩粟如是今王材奉國
而授奉國度支諸財用奉國又斤斤然理
國事不啻其理家也而國計且日益奇贏
今海內宗人之滋蕃也無如
周藩而宗人之磬磬待哺也亦無如周藩
待哺不得而拚其身為盜也小則竊大則
強于市則攫于郊則奪令不行于鈐制而
教不繩于宗正識者謂中原焦燎諸宗業
以星星伏之顧安所得數奉國經紀周之
財用哉今王方倚奉國為長城而奉國董

生五十七年亦即世不祿矣奉國生嘉靖
壬辰之正月卒于萬曆戊子之五月襄金
村堤之原則今庚寅之正月遣祭修塋具
如會典禮奉國配員氏封淑人子二長則
朝趨封鎮國中尉娶袁氏封淑人次幼未
名封為志其概而系之以銘銘曰慎以身
夙而有懷父母智以心計而罔卸勤苦惠
于宗黨而旁溉藍樓王孫懿鑠河間為伍
悠也久也寧艸木腐

同姓諸侯王驚文學者不少而伐山振
響畔于雅道者亦不少無它大雅之曳
裾希而鄴侯之架未廣則其不免于膏
梁氣習宜也海內唯豫章武昌代興數
子夷門若竹居美靈山乘差有正宗乃
文所趨則廩廩德讓不能問文學科其
志乃公不以屬夷門而走千里之使斬

筆雲中嚮往固若此乎附志之

明隱君王繼岡墓志銘

於乎昔善隱君于兩塾師則前鄒孝廉今
景灌縣也碁酒流連作方以外游而君今
既歿兩更朔矣為君志其墓按狀君諱體
仁字以德別號繼岡其系則麻城王氏云
五世祖遷于雲夢傳祖從然傳父翔母宋
始生君君生而有心計不在桑孔下每誠

家人我豈功之乎為生者邪遵貨殖之道
因時而善任人不數年結侶數人舟車數
省竒贏可數倍廣廬舍數十楹便利數百
畝食指數十衆而里門待以舉火者捐緡
以息爭者且數十家抑以貲雄矣君則不
雄于貲而雄于象局彼已堅瑕動解神機
眎蚤歲所耦者輒相與辟易居恒自念不
能竟其材于青霄之致而執親襄典壹切

比于冠帶倫有加禮廼師事名流學禮學
詩固將大有期于長公後長公以十七年
諸生而董董從太學游則數之奇矣去所
居數里介在車馬孔道間先是壘石為橋
橋輒圯去住病涉焉君相度其地經紀其
費不數月而石梁屹然成更今幾春秋民
未病涉也間葺金龍寺剏水府廟繕邑城
樓皆不少恡其金錢歲大侵饑殍相望乎

道而君于生者餉以糜粥斃者掩以藁裡
于時義問籍籍里閭矣而郡邑大夫韓公
趙公今崔公三以鄉賓賓之即公寢疾而
里閭且請禱者不下數百人且遠在數十
里外毋亦鑿于義者深也昔朱公不遣其
長子入楚也謂習見治生艱難狀必重出
財隱君自殖而自散之既可慨此錢虜乃
其灑然神王于奕而不為牙籌梟稟于禮

義而不以阿堵昏眎朱公之知識皆別一
杰也後世足述矣君生于嘉靖己亥八月
歿于萬曆戊申九月配趙氏先二十三年
卒妾孫氏張氏子二長命即太學生娶永
川尉龔瓊女趙出次俞張出後君一年殤
女三一字郡學生鄒正宗一聘邑學生景
曰柱即塾師灌縣之仲子也俱趙出蚤卒
一字左叅元孫出孫女一則命之女也聘

揚州府同知李有成公之孫男如琰材噐
英英足稱焉今以萬曆庚戌之十二月十
三日甲申與元配合兆既志其墓而敷之
以銘銘曰世有雄豪不盡于鐘彝而手自
剏豎宜予以材杰世有積著不盡為溷流
而身自凋施胥多其明喆灑灑提躬繇禮
義轍奕奕泐世表居室碣萬禩千秋孰章
孰滅

行狀

楊雲野行狀代

逄先大夫之締好楊翁也小子偶得雋于
京師先大夫貽以書曰善者福之因余與
雲野為媼以積善也今先大夫不可作而
翁亦將就襄矣痛哉小子迺狀楊翁按翁
恩江人王其姓也以避諱更為楊而歲時
祀先禱神則仍從王云成化間祖諱舜斌

者始遷劉家鎮介在漢川雲夢之交因占
雲夢籍為氓傳秀瑛再傳瑚則翁伯兄今
其子某弟子員璉則翁仲兄今其孫某弟
子員季則翁諱璘而雲野其別號也方邕
角時攻苦不欲親知恐傷親珍重心而一
試遂補雲弟子員僉謂楊氏三世皆有家
皆嚮義樂施而秀瑛公尤倣竇燕山故事
一一循而行之即漢之皮大夫賓于鄉蔡

大夫頽其門不足以竟吉門之報意者翁將大其門乎而詎知其數之猶然竒也翁貌温温乎玉立雅不嗜酒每當佳山勝水間輒披襟以往其酬世噤毋煩聲而排難解禁則單詞隻語胥批卻導窵無不心折然先是秀瑛公患子少廣母者五而父歿後翁事之皆若已毋里黨以楊三孝子名之乃其扶掖眎寢號泣撫棺則事兩兄也

皆若嚴父戊巳之歲殪殍相望于道翁為糜粥以食可數千人又為藁裡以掩可千餘具當其修楊家橋成漢大夫故以費序費為難將撤而貨之楊翁竟輸金若干始得免而再修烏泥橋暨文昌閣金裝寺東嶽廟與諸濟人道路不休翁真有父風哉小子猶及見里黨之以子毋緡相約者至期輒以么腐腐蠹之器物強納于翁翁受

之無難色有某甲子稱其以廬之前塋之
房畦畝若干求售于翁翁亦受之明年賦
佃未成又稱以所直贖廬之前塋之房畦
畝若干求還于翁翁亦即予之甚且賦不
如數直不如初又甚且贖其經界聊爾相
誑翁亦復惻然曰是兒何窘之亟也終不
忍一鳴于公家以益其窘則所襟度豈唯
武斷鄉曲者不敢望其藩籬即漢之安射
牛而神氣不變誤認馬而去來不爭者其
揆一也世率謂古今人不相及何哉翁凡
四禮于賓筵厥配徐母淵慧能書往往佐
翁理家子二長春生先翁卒未娶次春先
為太學生娶富順知縣葉東生女弟即小
子之兒女姍也女一字同里鄒約之子某
孫女三長聘仲兒李如琬次聘平陽知縣
汪寬子某又次聘鄒某子某嗚呼楊翁家

系積功紫仁而往往初艱于子後則肩相
摩踵相接也豈形家所稱風水之說其然
乎聞里人有彌留而甦者語其妻今之得
以再生者楊翁為冥府掌記官庇之也夫
翁之精爽且庇及里人藉自陳其功息以
白輪迴發跡之司將必玉麟雙授世有達
人又何患郗桂之未滋而謝樹之弗繁哉
翁生于嘉靖某年月日歿于萬曆癸卯某
月日以明年庚戌正月某日襄于雲夢隍
城臺之陽小子不文習公家行事最深乃
詮次其大都若此立言君子謂善士懔履
不律莫能圖乎則庶幾撫而成其實錄焉
楊君一鄉善士也跡其行兩書之語不
雷同而各極其致豈不律有風雲乎乃
幻態自奇

明南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立齋李公

行狀

南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李公者司空公之冢嗣而今大學生必成之兄也諱必大字賓字別號立齋李之先逢春公自黃岡家于應城卜築夕夢神人得山中峭壁顏如玉朝裡公卿位次君之句寔焉傳志材傳得忠傳袁州府知事瓊傳雲南太和令銘傳直隸永清令世秀三世皆以明經顯

而始傳幼滋公則以丁未進士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贈三世皆如其官蔭公得為郎初公之生也夢有童子名文者扣其戶舉公即以文小字之而公自孩提迨于卯角率魚魚然不喜弄居常有言丈夫之生其起蓬竇而徒壁立者不少也幸承有家則鮮衣怒馬叱咤千指印印間左為貴富容不則挾媯然之子許身雙鴛鴦又不則

指點若上吸如長鯨又不則黨結壬入市
長吏權蹂躪弱室殖如素封而余奉家大
人數不敢也雖質稱孱弱哉獨咿唔午夜
不休應于歲校名在某也先當如例廩餼
而某也白稱家不舉火乞少遜公即遜之
無難色至每下第輒自扼腕繼之以泣盖
公志博一第不欲以任子見而司空公既
歿門戶式微公始以丙戌受前府都事未
幾陟前府經歷陟宗人府經歷三年陟今
官每之官則誠其家人曰大人有訓天地
萬物皆虛境也小子不學得當餘比
國恩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豈唯負聖世彝
章而且重貽家系羞如是臧獲斬斬乘一
欸改治簿號汗浹于背亦自彊而是時通
家貴公方烜赫柄事亦旅見外不再投一
刺比考績得封其配朱如例而課吏者顧

以材少之公遂謝事去不復問長安道矣
先是歲甲寅司空公為禮垣諫議會方士
以禱祀惑上而禮垣疏入獨激

上怒杖于廷幾斃也公侍湯藥不解帶者
數閱月暨母周夫人即世而公擗踊哀號
直欲以身從之後春秋有祀則未嘗不悲
痛如初時司空公貴簡諸大夫欲為司空
籬者先交驩公而公踴踴涼涼語不外事

里中以此多公遇且多公長厚謂乃公宜
食麀子之報而公竟不置子謂其有元稹
之限者非邪晚得弟再舉子喜而襁褓之
以授朱名之曰兆為所嗣而公愔善眎弟
凡先世圖書簪笏與所有埏埴園圃居第
盡無兄弟相而一切統之蓋司空公歿時
弟纔十四齡耳弟繞榻號泣司空公曰孺
子何泣而允仁人也且未舉子肯露孺子

我公亦泣拜受命子視必成必成亦視公
猶司空公也於乎易言損益盈虛至于四
復天厚公以孝友惇雅之行而不厚公以
子若或損之矣公生于嘉靖之甲辰二月
歿于萬曆之丙申正月配朱則漢陽朱御
史寵之季女女二一字諸生陳藏之長子
時點一字諸生祝汝臯之仲子而卜以今
戊戌十一月十四日葬于五龍河玄澤山
之麓則周夫人先所藏地

諭葬時徒與司空公合窆而公豫計之為
已藏者不穀德良先仲兄為李氏館甥而
今公之弟之子又為不穀館甥落拓無文
何能為後而戚交且久又何能為辭謹即
公之弟所述于公遺行者詮次崕略以俟
名世作者采焉

明隱君東山楊先生行狀

萬曆丁丑六月廿五日楊隱君訃于家先是君以胃寢疾日汨次公留滯薊門而不來也比來之明日則君即世已越明年次公簡程子曰先大人已矣有遺行焉孤將以今之十一月十三日祔於祖藏熟先入行者子也其以狀累子程子持牘為泣曰於乎小子乃狀我楊隱君君諱茂字以本家東山下即以東山為號云其五世祖文義則自黃之麻城徙也文義子長必先次必通先子長忠次幹令滇之太和縣忠子思華思華子真樸厚以博洽著是為隱君父而其配何者則君母氏也君少有慧質受博士家言輒呻佔不輟亦欲致其身青雲之上而其伯氏仲氏蚤不祿遺兩孀嫂暨諸孤旦莫待撫於君而君家則徒四壁立也於是君捐而勤穡人務矣君雖身田

更然天性惇飭門以內外無鉅細檢覈可
儻天日為里井所嚮往余業里中時見稠
坐中毳毼然鶴而立也心異之而里中謂
余是所謂楊翁者端人也而次公亦謂余
家君雅不近娼樂其燕處也亦嚴重不少
恣以故不佞及二三子登隱君堂童奚以
上咸馴飭毋睢盱態若它所者二三子退
而詫曰豈世有萬石君耶何申申如也而
不佞竊私識有孚之醞可革豚魚禔身之
莊風自閨閣其應感然矣初隱君之捐所
業也則曰以期吾後乃後數十年而有次
公君家尚在薄詘間而君則遣之就外傳
皆擔簦裹糧數十里其禮若傅也視諸豪
門有加即友生過而譚執君治醕具以待
窮日累月弗勸也元年癸酉則次公領楚
書矣是固次公駿穎致然而隱君篤禮之

報可少哉而君且呼次公曰兒勉旃夫乘
堅策肥者豈不足媮缺一時乃其緡泉弗
繼參不可約也遂卑操履而市吏權是公
車為禘節之階而賢書則桑梓之寇也吾
有薄業可老天年不願子孫有此以戕天
和次君唯唯退迄今余鄉籍籍稱次君及
翁焉蓋翁居常不安一語唯惜祐儲直足
示法誠者則以誠其次公儻而余猶及見
次公作家報字甚敬余問之則對以家君
見潦草書必加怒譴也君既勤渠起家家
稍餘即出以資子姓氏其子姓氏有悍猾
悖倫者君委曲開導俾軌于禮義蓋不獨
訓子云邑大夫甘公陸公雅慕君兩舉鄉
賓典則曰無逾楊隱君而君顧懇懇辭不
赴北地生謂世教衰有求鄉飲以欺世者
矣未有賓之而不赴者也隱君偉哉君之

疾劇也家人環君而泣君曰取楮來手書
傳家清白兒曹當世守規模遺澤畊讀後
裔湏允承緒業於乎是可以觀隱君矣君
生正德辛未距卒之日得六十有六年配
某氏有端湫聲子三長某娶某氏次某即
領楚書者娶某氏季某娶某氏女二長適
某次適某孫男六人某某孫女四由翁之
行事觀之其子孫固宜隆盛哉不佞者則
次公十年同業之友而君又嘗遣次公從
余游也媿材非哲匠焉重幽懿第即所聽
睹次第其語以俟作者采焉

白蓮洲文選卷之四

白蓮洲文選之四

三一子雲夢程德良著

吏部郎門人陳顯道選

侄孫程遵堯評

碑記

雲夢縣廣儒學田記

儒學田以養士也廣儒學田以養多士不欲為斗水之活鮒也今之世財用詘矣農

白蓮洲文選卷之四

碑記四

家之秋什不得伍邊關之餉什不得三罄
罄然無不待養也者况爾多士

制復其身既不習于三民之業而一不有
年家徒壁立且胥為溝中瘠焉司世道者
奈何祇以怛心之說馭之也楊公來守吾
郡孜孜乎敷養先焉而雲夢有爭梅思清
田不決者公曰此故絕產也昔者田縮而
賦盈則計避于仕者之家今也田大而賦
均則先以逋租嘗之而繼以直薄為之詞
畝卒歸之此狡民之雄法無歸田理將仍
田于仕者之家則斃然者孤勢不能終狡
徒訟久之將并其薄直費焉而孤且辭于
公曰昔先君子建尚行書院意將以此田
為從學者養會齋志白門不果公曰田養
書院士猶私之也盍公為儒學田而田之
直若干余且捐俸為償乎議成報于總憲

董公學憲王公巡憲冀公咸是其議且勒石以示久遠而下于邑大夫崔公慈所事迺屬程生為之記焉記曰今學田介在諸葛村之東南凡二區其一附于河半為田半為地俱稱上腴其一附于山俱為田稍瘠揔丈為田貳百叁畝有奇為地貳拾捌畝有奇為賦一十九斗有奇為歲租一十七兩有奇成賦外始以養士云先是雲夢士無田山東馬中丞之守德安也天井湖爭淤田不決而公乃償其直沒為學田歲董租銀貳拾兩有奇養猶未廣也今田拓而廣之矣昔太函氏記寶應學田謂田設而諸貧士食授粒焚授膏婚授禽當大事者授具履畝有籍徵租有程歲出有經歲入有會而期以士饗實惠為久遠計因憶不穀理河南時今魏中丞以其田九百畝

白蓮洲文選卷之四

輸為學田而不穀償其直後理撫州時陳
參知亦以其田參百畝輸為學田而不穀
亦償其直請于當事皆亦澧太函氏長計
久遠夫士不患無田而患不廣不患無廣
田而患惠養不實後之君子源諸公之良
澧佩太函氏之遠慮斯于養士也實矣然
此為養士計也非士所自為養也語不云
乎畊堯田者憂水畊湯田者憂旱唯畊心
田者庶幾大有年夫此心董方寸而居食
仲弓彥方之餘出則格天定鼎將萬禩不
可磨滅眎便利所獲孰多爾多士自今得
養矣其慎所自養無為諸名公負哉總憲
董公諱漢儒直隸開州人學憲王公諱在
晉直隸太倉籍濬縣人巡憲冀公諱光祚
直隸邯鄲人郡楊公諱楷蜀屏山人崔大
夫諱允中山東臨清人署教諭事麻城王

育德訓導先化賈軻皆從事斯舉者并勒諸石

說學田利弊詳而覈是一篇考工記文字

孝感縣增修文昌閣成碑記

孝感烏龍洲房為文昌閣比于碣石然亦一要區也始形家者言深水辛而流巽勢東下不可虛無鎮而彭公乃經始文昌閣余公繼之捐六百緡倡諸好義家而閣始成董董梗概耳今庚戌郡司農顏公以攝符至顏公渝之材杰也往年綜覈之後擇而使公習知濼據上游一歲之賦漁取溷支者強半祗以預徵彌縫公將批卻導窾力湔積蠹而冠蓋車馬寔相望于道乃蚤夜從事不一月催償漁取者可六百餘金調停溷支者可千餘金而濼賦始清籍報

上大夫著為令俾世世守焉猶且飭諸先
畝祠與諸貞烈祠表章諸名碩謂此關敷
風敷胡可後也間出東郊睹閣而嘆曰邑
有閣以鎮水也蕪而不治將及于敝閣名
文昌以右文也禱而不經如祀事何會學
右偏有門衆方謀欲更置于是庀材若干
仍舊若干甃砌工將費若干捐俸幾千緡
而傅工部張太學各捐緡為助乃丹堊其
棟宇堂其前虛翼以兩楹周以百堵表以
歸枋遂特祀文昌于堂一時藍縷之區成
繡色焉已復為置田廿畝以給廟丁更聘
文行長萬君者督課諸材士結社閣中從
諸材士議而屬不穀程生記其顛末程生
曰閣祀文昌以神道設教也龍漢所稱引
毋述已按天官家匡六星于北斗魁前以
文昌名宮蓋將相之樞而命祿之司也海

白蓮洲文選下冊四
內文昌閣亦不尠矣在濼言濼有三大義
焉今朝廷所為虛揆席而望端人就徵車
者非相乎鬪先生起家華容迤北固濼產
也不為利勉不為爵勸仲尼且嘉其忠則
貴相之義所最先矣我

國家洪永以前將在武成弘以後將在文
潯自括蒼姚江兩文成公直與伊呂方駕
乃其後譚咲定甌越之難而筦大司馬鑰
者則銅梁張先生固產于濼而寓于蜀者
也今世方亟蠢動之夷則上將次將義其
次矣九十七化書是皆豈弟懿訓不可縷
舉而文昌經則纚纚正心之指焉士之雌
伏稱端而雄飛稱勛業者密與神明符而
顯以經緯著乃足言文也庶司且不能持
不正之心于世况都將相乎是正心者司
命司祿司中之義也摠之代際承平身家

念重一切服官率以遽廬眎之况攝符鮮不自命為五日京兆者籍人人如顏公攝符任事則何難任天下之重哉夫經稱正心殆欲正其任事之心也不穀請書諸文昌閣端以諗深士矣顏公諱之學蜀彭水籍巴縣人彭公諱同魁江西貴溪人余公諱桂萼江西上饒人皆深令萬君諱言揚則深孝廉皆從事斯閣者具列諸石

唐令作永裕倉記

永裕倉作之敷文書院房期永久為民食裕也倉若干楹橫若干赤縱若干尋儲粟若干石謹度支棟長年而慙者若干人有年則出之賦若干息不有年則出之以食若干家伺有年如數以償凡以示永久令唐民不為溝中瘠也作之者唐令黃君茂伯嘉父也昔萬曆乙酉不穀以渝理從事

蜀棘得舉黃君君從父憲副先生燈謂不
穀余固沈肩吾公舉主也竟能身任

國家居常以澹諸子而唯從子茂有大志
謂天下事寧異人任素位而計人理即鼎
鉉可無損矣後十有七年而伯嘉始為唐
為唐一年而伯嘉始為倉不穀謂伯嘉不
穀游中原地多衍陸不留畬人多轉徙不
積貯家多壁立立不可勸俗即中原而唐之

民可知已不穀又嘗執清牘之後戊己以
來唐半其賦如唐兵吏賦餉不繼者幾閱
月竟不繼者幾閱春秋即兵吏而唐之民
食又可知已重以礦稅搜括之令財用若
補罅釁然即為倉安所得費令曰茂不敏
不敢倍家系清白之訓習知邑尚囂訟鉤
金所入自公而外胥以治粟得若干邑之
輸賦者不無餘羨羨鏹所入亦自公而外

胥以治粟得若干如是為倉不逾月而告
成成而黔首呼為鬼工晏如也不穀又謂
伯嘉唐亦一大國也志戶凡三千口凡三
萬有奇既庶矣倉何裕焉令曰茂所為此
倉者茂受事一年耳董董有此藉得寡尤
悔而及三年倉且三之藉又得久任而及
五年七年倉且五之七之且也茂為此倉
為民食計非為橐中裝其或繼茂者雖什
伯可知也不穀又謂伯嘉今之仕道有濤
如天亦唯是魚魚雅雅陸沉于吏則于通
顯何有不則借影成聲心亦難剖身為的
而欲芴之不我射也吾見亦罕矣伯嘉銳
焉是倉不穀得毋有它虞乎令曰茂聞之
任事者權其重輕不計異同獨行者洵其
隱微不計毀譽茂不學嘗剖有獨言凡以
慎吾獨也又嘗剖有先進遺風如用之則

吾從先進耳昔考亭氏孳孳欲倣常平之制里社作倉以惠養民此其章章著者即吾蜀黃承事村毗子也小有所餘作而兼濟據稗史且載其神明予之矣茂蜀人不能為考亭抑不能為承事乎茂因唐之利裕唐之民若斯乎已矣知我者斯倉乎罪我者斯倉乎不穀曰余觀永裕倉而知四善備也經費不私有廉也初始不畏謗勇也遠慮不見小智也作澹以食老羸仁也海內郡國孰不為令也者國初斯倉而粒我蒸民民有弗裕者哉斯倉可以風矣遂筆而記之萬曆癸卯正月也

白蓮洲文選之五

三一子雲夢程德良著

翰 林門人汪 輝選

孫程遵聖校

述

舉主邵養齋公行述

不穀舉癸未進士則出

考功邵公之門公為蜀奉節人諱仲祿而

養齋其別號云當諸生時聞胡廬山論學
即一切棄去而務實修茹恬澹儼然與四
科十哲相步趨也家常懸磬或謂乃翁夔
雖多患火作太乙祠可制曾睹西偏基居
之可天曹官也翁以為然遂以所餘田四
十畝易之而徙公同室公獨嚮于學不它
慕也迨戊辰舉進士出宰浙之江山而翁
來眎所治狀則唯日市脯一斤為養餘則
身蔬食以率家人謂初試一官差校昔懸
磬可謀朝夕而敢以乾脯謀哉迺其羣鄉
約長貳暨市童村氓悉飭
聖天子六諭外時以所學為有衆陳說間
擇卍角之少者材者手課之而社養之江
山斌斌乎齊魯矣猶謂地介山海間以承
平忘兵事猝有意外何以備之于是再擇
其壯于齒者強有膂力者堪以弓矢授者

若干人而捐贖給餉日申訓練無何流寇震于其隣知江山有備不敢少越境內蓋公雅聞邑多囂猾持長吏短長而公至受事則設一吏籍記其鈎金出入酬應外毫不淄染即入計都門巖風層水去住可數千里而董跨一棗色騾携二隸以從若謂輿馬繁則多費侍從繁則益多費吏得毋謂宰于鈎金陽記之而陰費之乎若入計

例有交際費公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有解學在而安事僕僕芥此行李為然公竟以例典未行五載江山董得入佐司徒署此猶隆慶以來水鏡時也時際晚近局體漸更狷介如邵公恐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已以司徒郎主權九江稅權稅金穴也而公委一府倅同諸巡攔後一一籍記如江山贖比及瓜則舉籍以授代者唯袖清風而

歸泊如也時司徒晉長天曹遂請于朝孰是端人如邵公而不以佐吾銓事乎雖卜基移官適符形家者言然闕公于幼學闕公于宰邑闕公于關吏是謂至誠可以格天地動神明詎獨多銓宰之有知也乎哉公既佐銓久于簿書盈案時檢點無少因溷而諸猾如所名飛過江推倒海者直心識而手杜之咸却步不前猶及見郎考功

司謂余此官吏之衡之司也號最繁劇檮比諸吏則須夙興而后居間如常侍輩者始可少釐品評諸官則須不盡如撫按指而後多昧者可懲負詘者可少白今日著為職掌例則自公始已移文選郎益號最繁劇而公心識而手杜之益倍勞于考功時公又謂不穀昔始釋褐為吏為司徒佐為九江關吏已歷諸銓曹佐聽睹所及某

也取某也材某也資深而望重某也資淺
而需俸皆一一札紀懷袖至于今庶幾不
少昧于所用或不諄于所學世之席風雲
而操銓衡者豈無其人而實修實政能有
幾邵公秉鼎鉉而贊太平者豈無其人而
衾影不愧能有幾邵公固將拭目以俟大
用而自選郎移太常移通政移應天府尹
移操江御史大夫再移江西御史大夫得
俞旨則以即世間矣傷哉春秋董五十有
奇而哲人萎也傷哉

聖明蹟其遺行董贈兵部侍郎而不能盡
究其用也公于不穀良即同門廿餘士而
居恒謂不穀可與有言即公尹京兆晉操
江不穀方蒲伏雲林不聞所厝注而私心
謬謂公端人實修則真道學實政則真吏
部儻睹聞未確而少加以浮蔓是故人不

知公如公之知故人何而公之長子書來
屬以行述夫寧獨公知不穀即公長子亦
知不穀之知于公也謹披泪述其崕略以
竣善狀者畢之向名世鉅卿志于幽隧令
千萬世有聞焉

先貞靖公行述

德良披淚問先貞靖公狀于美命氏曰凡
述親之行者是貌之也述親之行而不以

實是貌人之貌以為其親之貌也不敢也
於乎德良謬述我貞靖公公諱造字飛曜
別號北塘伊川夫子之世孫諱顯吉者判
漢陽軍遂家黃岡傳祖諱本者訪戚屬于
雲夢當事邏為雲夢諭遂家雲夢凡二十
有五年

高皇召問稱旨者三以輔代藩王多逸政
本直諫為玉杖幾斃歸而逸政上聞闔府

宮僚皆賜死獨宥本為汝寧府同知無何則靖難之慘作矣本傳易易傳升復歸黃岡更十九年而靖難之禁弛始還雲夢易以愛梅翁自命多篇什升以歲薦游南太學蚤歿傳六子長春震公從其母黨學于浙東三年歸登吳寬榜進士官御史其五弟為春霖公則貞靖公父也公生也晚其背父纔十一齡目而不妄片語不棄小善不參服玩不近狎邪不執人我相不作風波事不靳所有以調人之急若其天性然是時異母兩兄董授先產之畸而公會不校多寡比兄歿且恤其子之流離者為計道里費為清畦晦界若已子也里人曰此河南夫子苗裔其石羊程夫子卯蓋公家石羊崗而里人誦之云德良猶及見公歲時祀先雖生八十年未嘗不孺子泣且慕

猶及見公之弟愚而駭而公授產必均娶婦必捐已有恤其子寧先已子猶及見里人有質粟溷其數不及其直者而公走騎追還必為增給其于利不欺皆類此猶及見里中大疫門無往來而公走長子徧食其憊者竟得全活猶及見里中將搆大獄而公婉為解忿竟不終訟猶及見訓諸豪子弟曰聞子弟侈貴富容已則三變焉初變為蝗虫食其先所遺便利再變為蠹魚食其先所遺圖書三變為大虫食其家所餘婢僕猶及見為王母蘇卜地得窩穴舉襄時猶然泥滓池也襄後七日覘之則氣蒸蒸起後葬吾母于旁再覘之則藤冉冉護而卜日則尅制之說獨信如世所傳六甲胎神不信也謂吾母胎余時凡所忌處無不犯冀其墮胎而胎竟不墮猶及見公

臥雪朝迄午連呼家人捄火以為夢魘已
則其欄炎炎燎矣竟得撲滅猶及見羣盜
夜圍家三匝已復解散後聞盜私相詬詈
此程夫子家何乃忍利其藏且圍時黑氣
澎澎不可覓門戶所在猶及見去舍千步
地忽產紫芝三百本間作樓閣狀面有五
色雲有三台星而足皆雙峙如鍊其香聞
二百步外其子夜則光繞如近世佛像
日出則散或謂此嘉靖季年例以瑞聞而
公瞥眎若野菌謝諸僊通猶及見童子襍
植花卉于庭而公謂是豈若桑柘之適于
用乎命拔去蓋公蚤棄王父雖無暇攷覽
縹帙而率其本來則圖史盈牀者反遜所
準平繩直之譚身從鹿豕雖不逾澤國野
人而動合神明則奇青異徵者反若有陰
騭嘿祐之力于時郡有吉陽邑有高岡以

理學倡而公謂不言而躬行卒無一違心
戕物與習推移居常譙呵不及犬馬鞭撻
不及臧獲唯課諸子孫則東走齊安北走
鄖子斤斤端所師友而子孫間不隱其童
心即朴以夏楚不少姑息且曰吾于諸子
孫冀其為端品非為博名冀其為嗣世非
為媒祿已諸子孫皆成逢掖試先諸生已
德良成癸未進士官蜀理刑訓以惜福惜
民勿隨勿激諸語刺刺至泣下我心匪石
未敢須臾忘也邑大夫三賓先公授冠帶
而先公一御輒緘諸笥蓋始終訓子姓惟
儉以其身為摹耳方意儉者必仁仁者必
壽而已丑六月乃沐浴具冠帶捐別其家
人而歿于時居者行者暨壺以內者皆雪
涕謂天之喪斯人也而諸冠帶之倫稔知
公者按謚法謂不隱無曲曰貞寬樂令終

白蓮洲如選入選
曰靖私謚為貞靖先生其諸學校與諸父
老與諸里黨共舉于所司謂既如貞靖公
漫不一表章可乎而所司不報後應城陳
心叔采公遺行傳入郡志中後二十年而
會

今上覃恩詔曰鄉賢崇祀典禮隆重毋忽
幽微所司其亟舉之諸生謂修處士之行
如貞靖公政幽微也物後二十春秋而不
果表章政以幽微忽也遂復舉于婁江王
恬雲公公猶豫未決若疑其少所建樹中
丞董公誼台尚在藩使王公豐輿尚在臬
使語婁江公是將領欲其馘首舉旗乎是
庶司欲其修城築坊乎是諸文學欲其著
書程執乎身處士則惇處士之行信于其
鄉鄉人賢之足應
明詔足光俎豆風示煙澤諸家比于彥方

太丘是孔門所稱善人君子而聖品之流
亞也于是王公決計崇祀而先公得托不
朽焉獨德良所飲長恨者時佩父師之訓
兢業服官而吠影吠聲三仕三抑毋從徼
朝章以為先公榮則積譽末遑負罔極恩
即操筆述公而神為泪奪書不盡言若撫
篩懿鑠以希塗耳目是非我先公闇修清
畏人知之腸也不孝小子何敢焉

代荆修敷文書院述

先是雍采之後葛藟唐地而吏是地者又
徙代不常羣務都廢歲壬寅不佞為唐敷
月得徼上大夫之俯諒與父老子弟之同
情遂省若里老荆若倉儲調停若曠稅始
息息然若瘳庭羸而起之已念漢儒有言
移風易俗類非俗吏所能不佞欲從先進
久矣唐故虞封國志稱力穡重禮亦猶存

周之郁焉而二百年來人文寥廓不啻辰
參相望然毋乃型塗不專切劇不羣時術
不勇師帥之謂何何異乎吏道之俗也一
日謁市東文昌祠周覽其地桐泌河流環
而襟之紫玉諸峰爭獻奇秀且房地軒豁
可容百家不佞驟然喜曰是善地可為人
文拓哉乃命工稍稍疏葺之鋪甫及地不
丈許得一石鏡曰僊音樓石下覆一盂內
亦石鏡狀元及第不佞瞿然驚益驟然喜
已復毅然從事是乃天之所授非人力也
初闢扉而入為堂三楹小曰洗心前曰靜
正中曰錫類後之巋然北鄉者曰文昌閣
旁以兩齋翼之曰高明日中庸循齋而逕
其後曰六合亭襟蒔花卉以觀生意何有
于窓草循亭而又逕其後曰萬卷堂以兩
堂輔之曰尊賢曰育才與中成三楹焉循

堂而逕其東曰大雅以嘗誠諸生不讀非
聖書崇雅也循堂而出因地之餘為祠者
三一祠諸葛武侯何居孔明龍臥南陽以
寧靜澹泊成輔相材出而赤手扶漢鼎變
羣雄眎諸生所誦伊呂尤難生其鄉想見
其人國家何患無相哉以是祠之一祠漢
壽亭侯何居雲長處異姓兄弟之間秉燭
達旦此豈恒節且孤驅汝南戈矛叢向而

片心不易竟得完聚千萬禩而下可與共
患難者唯此天人耳居汝南庶幾遇之國
家多良將矣以是祠之一祠大士何居夫
豪傑之士經世則為相為將出世則為佛
為教雖有三其揆一也大士清淨圓通作
如是觀今猶盻響若見士無此根器必且
齷齪內境必且汨沒世塗安所得潮音而
聞之且石鏡僊音義似有在以是祠之畢

祠而出是為門額其楹曰敷文書院

國家文教誕敷人海不佞所勅監政以羽翼唐文暉映宇宙非欲有所加直代天工以誕敷已耳是役也經費皆不佞所厝注人夫皆給價而募將作皆稱事而廩于某年某月經始迄某年某月工成不佞喟然嘆曰余心誠勞余計誠遠然世腸多嫉世眼多忌知我者其唯此院乎罪我者其唯此院乎院工竣矣將勒石以告後來而牛馬走神緒荒忽迷所嵯略不次唯是大人先生寵以名言將藉之不朽焉

提隻眼以照千古乃能于建始額名具鳩粹精至忠武壯繆與普陀大士三者欲置之則業已有建欲低昂其義則所建無名却從淋漓澹宕中壹架于正學此等識見豈其有神來和何纚纚天人

白蓮文選 卷五
品也

改修臨川縣儒學述

臨川儒學初創于郡之南隅以嘉靖丁酉御史傅公主之鄉士夫儀部郎陳公贊之遂因寶應寺廢址而改設焉其匾額所懸雖名臨川儒學乃自大成殿櫺星門明倫堂而外諸如敬一亭名宦鄉賢等祠及諸齋舍之類壹切因仍僧房襍糺廢墜漫無次第諸人士往往議修未能也是歲正月奉上大夫檄查盤撫屬檄故有勘視學宮之例例得以應修應改者聞于是謬聞諸御史陳公御史大夫邊公而允修焉顧始之經營修理第修之耳非為改也暨職率諸委官諸匠作以往覆加詳視則是學不一大改創不可以成黌序于是改敬一亭于後山之巔特隆其規尊王制也修尊經

閣于堂後并諸廊舍以儲群士弘潛修也
修明倫堂修兩齋修大成殿修兩廡而剏
名宦祠于戟門之左剏鄉賢祠于戟門之
右俾咸不外于宮墻表懿軌也學故左有
徑以入右則閉之諸形家言稱不便于是
改左入者路百丈甃以石為義路坊改右
入者亦路百丈甃以石為禮門坊褻然相
望儼乎步趨之端也學前故有大成諸坊

則撤而新之又故有清河溝水環抱如帶
今且折而外流則剏古今名臣坊以鎮而
洄之又改文昌閣凡三層以象文筆視故
樹聲樓拓而高之昭乎形勝之美也它如
啓聖祠之重修報功祠之改修學田之剏
設與視學行香之更定咸井井乎無復湫
隘殘闕之陋焉是役也舉工于歲之四月
畢役于歲之九月其物材則職采民間價

直行委官給買而無官價病民之苦其人
夫則職取曠閑兵皂及諸刺配者以役而
無里巷火夫之擾其匠作則日給以餼廩
月勞以牛酒而無白役向隅之悲其監督
則選官吏之有守者與諸生之有材者互
相覺察而無往時乾沒之虞以是成功速
而民不告勞土木興而財不病匱費董三
百餘金而規制則視昔大備諸人士從其

鄉之賢士大夫下逮于村落細民咸稱曰
善宜勒貞珉以示不朽職謬謂諸士民今
海內學術有三大弊改修猶為孔亟職有
志焉而非其柄也學有元本德先平澹今
之高明譚佛習幻曩年間出一二而邇日
則炎炎如季晉究不至于僧裂儒夷亂華
不已也其弊一童而章句祇以媒進取戶
說家諭皆是此物功利根深長曷以端此

古弟子之職不復也其弊二居而聯黨出
而附聲匪以利交則以勢合至于今猶相
傾相軋譁笑之中皆列戈矛此古朋來之
義不明也其弊三茲三者改以獨知不改
以辱吻修以意匠不修以宮墻庶幾哉學
術不詭于聖門職固願與諸人士共晷維
新而牛馬走柄不如志扼腕久矣敢因改
修之舉而緩頰于大人先生唯不靳名言
表章正學俾諸人士得有所佩服瀚濯成
不朽焉

白蓮詩文選之五

十九

白蓮詩文選之六

三一子雲夢程德良著

進士門人吳之甲選

舉人同邑胡登亮校

禱著

驅鼠文

繫余闕虛郊成神品房鑰以金玉扃以陰
陽羅伊姬于堂奧面姚如于羨墻縹集西

白蓮詩文選之六

十九

崑之帙黎分太乙之光方其元籟無聲人
影繞床勞謝牙籌熒涵殘幌意與象而俱
釋豈珠離匱以亾羊迺有孽物傳自西方
越漢吏之獄濁唐僊之腸雖少光而有牙
乃晝伏而夜猖欣欣奕奕呼朋引類嚶嚶
聾聾倏忽趨蹌出沒我翰墨饕餮我晷光
驚回周公之夢俄成穿墉之章欲投之而
忌噐將燠之而無方良娣未能扼其喉狸
奴何所制其僵

余乃呼鼠而驅之曰余雖欲胞與之度而
女之肆毒余弗堪也余非不欲勤寢頤之
刺而女之失所余弗忍也余聞女之生世
所稱耗而女之飲不過滿腹余將緣女驅
女以生女于世有三不可往七可去女其
聽之天茵大盈民之脂膏一或竊之石壕
之咽慘慘而脫巾之呼嗷嗷蟻有君臣而

女獨無知乎其不可往者一也柔鮮醲醴
親之甘旨一或竊之問膳奚從以承慈懼
而列鼎曷足以當負米烏有母子而女獨
無知乎其不可往者二也經傳子史道直
之府符章書契經緯之門一或竊之心精
無據世紀莫程鬼神空號以永夜蝌蚪颺
颺於風塵猿尚解經魚且喜簡而女獨無
知乎其不可往者三也若乃梵官濁吏黃
放白收偽藉侵漁矯法罰贖昔耿壽昌之
常平朱元晦之義社豈謂是與此積儲之
耗一可去也羸兵弱卒望風授頸月支歲
餉私藏公廩昔趙充國之屯田李將軍之
牛酒豈謂是與此戎馬之耗二可去也庸
師俗儒何裨庠序藉詞贊腆而取盈貲粟
坐消韶齡而濫竿廩餼解相如之渴自有
金莖便孝先之腹豈為經笥此人才之耗

三可去也巨奸黠穴據有巢穴鳩謀賊計
而重蓄輜糧劍關鳥道而嘯行掠劫匪仲
由之長戟屛甫剖肝微張巡之天道羯胡
餒血此治平之耗四可去也猾商賤賈竒
贏倍息目語額瞬錐刀駟僧椒蘭可塗珊
瑚可碎是以白圭射子穀之利而晁大夫
興貴粟之議此農政之耗五可去也刹僧
幻屛浮圖取給朝秦暮燕麀聚蠅集滄濛

為孟岱華為粒是以歐陽廣修本之論而
昌黎嚴廬居之斥此王政之耗六可去也
抑有狡童游女襲承先業倚狼戾而武斷
鄉曲乘飽煖而頹夷名節五典不能化之
司徒三千徒致詳于相國此風俗之耗七
可去也嗟乎不可往者非縱渠之自祐其
可去者非刻渠之自蠹吾明告汝汝其擇
術如或璞朴莫辨猶豫神窟余將礪陸生

白蓮洲文選卷六
卻鼠之刀篆許君召鼠之符束汝之鬚克
中書令紀汝之黠為學士賦如其狡猶未
之窮也則將上登天府外撫四夷焚高麗
香一炷于吾房且并類女者皆得驅之而
於女鼠何憇於時群鼠受命襁負其子而
去

此丙子夏日縱筆所成與毛穎葉嘉諸
作者同一以文為戲而凝之持正之品

與匡時之略隱隱自流露于眉睫間矣

祠訓

一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堂之祀以四代
高曾祖考列室而居祔祭則從所生之房
五世則遷祧室從祖功宗德百世不遷
者之房唯合祭則啓功德主于堂南面為
席啓四世主于堂房東西面為席主衆則
雁行成次祔祭從之

白蓮洞文選卷之六
一春夏秋祭以仲月上丁日品以豕肉雞
魚脯醢五豆果三豆菜二豆羹飯酒香燭
楮如儀行四拜禮婚娶如之唯仲冬合祭
于長至日始加豕一羊一行三獻祝嘏禮
其元旦薦新忌辰告見行一拜四叩頭禮
一主祭率諸子弟成禮擇子弟中或家族
習禮者為贊引其主婦率諸婦另見獻茶
此如衷御史大夫所議者

一上不負

君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以此實修齊家
治國平天下方為程氏子孫儻有邪如狐
險如蜮貪如鼯鼠酷如屠伯心行大有瑕
者非我族類即明告于祖宗前不以主入
一王宮諭云凡事不足恃唯天為可恃凡
事不能久唯善為可久此語須世世服膺
庶幾義門

白蓮洲文選 卷六
一天下事非一指臂一靈竅可成生斯世也必從名取結合乃可進德修業不可得亦點檢載籍從古名取摹擬諸如輕佻傾險之儕必不許為侶娼優博賽之類不許招携入此門

一生平所聽睹唯黃白術與房中術兩者人世迷塗循之必誤爾曹慎勿自誤

一文軌于六經四子書而左馬諸作者參之詩軌于漢魏少陵而盛唐諸作者參之毋論古執時執饒有材情揔繇悟入揔以明理道識世務杼所真得而已子孫其佩服無斃

朋來閣日程

易曰雖無師保如臨父母言人必有自儆之真而後放心慤也余兒余孫既未館師傳于家而余復有淨光之後即使客座私

祝諄諄致戒能免壬人狎友不千機萬竅
以誘之和陶侃云大禹聖人嘗惜寸陰至
于衆人當惜分陰况余子孫年齒日長而
余又薄游家無盖藏且牖虛將揜歲校迫
之人品未成工力未繼中夜反觀能不汗
頰乃作日程一冊俾每日下子註一行孫
註一行以稽勤惰若余臨其左右兢兢奉
時初若甚苦甚勞而久之成身揚名方知
此道之有裨于身心而無愧于聖賢無愧
于家聲也慎勿自棄朋比匪人以虛電火
之時日

譚奇

邵子郡理官王南坡者述其家之蘭州隣
有某太學家亦饒一旦三十六人來皆長
不越二尺餘而內一人則方巾白鬚鬢鬢
然據上座也命太學設席為款席必豐潔

如欵大賓狀如是者數日太學厭之命家
僮召方士將治以符白鬚者曰是安足治
我我火子室于時各室中及各筐篚火欵
然起太學懼甚叩頭伏罪白鬚者曰火可
滅于時各室中火復滅各筐篚中物亦不
燼損仍命席欵如初時而三十六人朝則
往市或市騾馬或布帛或殺粟朝而往夕
而歸反太學若旅次又朝夕必命席欵如

初時太學厭苦甚時有同胞弟任江西都
司當作家書往而潛以片紙書此怪事襍
之書中家之妻孥皆不之知也囑以往龍
虎山求所為降魔法而龍虎山主者果以
一白衣道士來未至蘭州計七日前則白
鬚僮呼太學語之曰汝何乃往求龍虎山
彼其如予何雖然予之事因君壞矣然君
亦必為予所壞可設席欵如初時欵訖三

自述文選
十六人遂散去莫知所往七日後白衣道士至知是怪已去而吾數千里外亦不可徒行吾將訊之遂命太學設九層臺于州南門外白衣道士跌坐臺上書符號召臺前設一炭火盆燒一鐵鎖皆赤而州中忽一男子附神而來聽命道士曰此方有多怪毋論魑魅魍魎并妖狐妖怪俱鎖來男子唯唯手持盆內赤鎖遍踏城之內外鎖

獲有狐有猿有一土木判官并諸小小作怪或木或石皆詣臺下道士一一拷訊俱供實特俱非三十六人中怪道士一一發落令俱去蘭州蘭州遂無為厲者道士歸山而明年太學亦亾至今莫知三十六人之踪跡也豈宋江羣魔復作幻形于世乎
執解眎曹生文衡李生芳春

兩生皆南陽唐縣人有時名以師命過

草堂作此眎之

炎涼世態聲利乾坤季來閱歷似亦了了
固懶以雕蟲小技為掛齒牙而二妙不遠
千里來偶遺舊作評駁無從聊綴數言以
代譚塵

士君子品下何從為高文須先洗心空明
不逐世尚至于寡嗜慾少語言乃能精神
燁如心華自開

今世就題生趣必思窮人所不着慮詞煉
人所不道語乃為入微若只平鋪塗專一
稚子能之安用奇士為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且門無良朋日
從先哲識見自長更須筆研不封常運杼
軸彼倚馬萬言者亦只是境熟耳

明理道識世務乃為國家有用之材全場
纚纚皆此一機誰謂記誦時文可成作家

誰謂枵腹徒手可博上第

銷夏礮揮塵偶聞

韓詩外傳云君者羣也羣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呂氏春秋云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為天子乃武弁者流不諳典謨唯其輕肥者謀之貂鎬者流不恤命脉唯其牙爪者從之是故害周瀛海毒流縉紳鵠于齊而臨清

之熇烈彪于吳而淮陽之賈奔虺于楚而江上之魂銷豺于遼而山間之衆歿且平天下之大道二用人理財二者而人猶亟焉乃知府吳寶秀蔡如川逮矣推官華鈺逮矣知州甘志學逮矣知縣吳宗堯王正志吳一元逮矣巡撫叅兵備逐而有司之謫者斥者不與焉廣東舉人勞有魁等逮矣遼東武舉生員鄧承舉等逮矣雲南生

自述文選卷六
員張聚奎等逮矣湖廣生員沈希孟等又
逮矣百官萬姓皆懷杞人之憂以危明主
而奈之何苟息之喻不能入也

讞疑十有四事

余初試為理別先公而先公泣語余曰往
聞古獄地晝則煙霏鬱結夜則青燐呼
號夫亦其三木成虐而積冤為厲也刑
官可懼哉余唯唯比在事重而辟戍以

暨赴愬無鉅細一唯民隱是恤期當其
辜而止奈如紙之命三仕三理服膺先
訓旦莫兢兢若飲冰也夫刑誠不易固
非射覆然有天地則有簡孚持五聽悉
五辭而以一靜定照之謂不得其情者
甚矣今世所傳許松谷讞疑若干事余
為執鞭所忻慕焉而林居漫憶所讞疑
亦有若干事實諸許先生不諳可晞驥

否夫非自多其明也將以告世之勤恤
民隱者而毋若古獄地然則先公訓可
錫類云

壁山民乘御史幫採之禁嚴而布裹錠銀
持告于院曰此迫我私幫物也余驗其
約中稱私幫云云因折之曰既幫矣必
不明書私幫既有幫則懷之以去矣必
不復令持歸乃陰陽其證佐而訊之始

知渠追呼時外避作此情狀赴愬意在
希上之指以為歸圖耳究誣如法

巴縣民馮者連告院司皆云火下識五十
餘盜得若姓名并扛其妻以去夫盜入
其室則蒼黃為避誰能識其犖犖即識
之亦董可三五人誰能徧及有衆盜果
有衆而胡董挾一活口婦為奔耶訊之
乃娶婦不睦將為婦家索直并婦之黨

里具告也究如法

壁山民有隔籬俱種茄而籬左竊之遂為捕獲者盜堅不服稱渠自摘其茄以誣云余命布茄于地曰凡自種自摘必先其大者而漸需小者以成此茄小大槩摘夫非畏人知則匍匐而掬者乎欲人不知莫若勿為知爾之愚有竊名也乃輸服而薄徹以答

威遠翁有田廬不下千頃而先娶舉六子皆成立為邑弟子員晚娶舉一子尚未計其成立董以庄居二十畝給之其千頃則六子盡有也翁固心計人其作分關首云古今分家皆以父命為重在我先從子願等語命長子代書後幼子鳴不平于院行宜賓縣為諸兄合詞溷究以配幼子復鳴不平于院乃行余廳因

思威遠去渝可千里外而諸兄與證佐
又皆弟子員不可以刑訊第檢幼子所
執分關以閱而諸兄合稱此贗詞也父
胡不書而乃長兄代書乎今長兄歿矣
是為贗詞余曰爾翁兄皆歿也不贗為
翁而為兄乎觀先從子願語則爾翁計
後成立時必當續分以長兄代書正翁
之為慮遠也遂亟追分關得六紙驗同
而行威遠鄒令責成族黨拈闔堂分之
咸稱曰平

清廳有昵隸觴三廳于書舍各携小吏以
從時隸為司酒而竊其花銀帶歸也清
廳重疑小吏招女巫附神神至則獨指
一吏云汝素竊父金為私交茲其所竊
乎吏囁嚅不敢辭而唯淚下不休余心
疑之計此帶有花必銷于爐而後可用

白蓮沙文選八講疑六
亦必爐工而後可銷遂懸重賞令九門
爐工無問何物但來求銷者則以告而
次辰果執其一赴余余以訊隸堅不肯
服且清廳番與代辯也因思此董其一
耳餘必存于其家亟走入往蒐而果得
所餘于隸婦身旁夫天下唯走卒不可
任唯巫徒不可信而唯口噤不能辯者
亦不可遂謂其輸情大都類此

梁山役木匠于贊政亭識其庫金之便薄
竊以歸梁山令少年凜凜有風裁竟拷
庫吏而并拷庫吏之婦以死則坐庫吏
盜金戍遣焉余疑吏身親監守乃狐埋
之而狐搨之乎後數月偵得木匠所竊
金尚存其半語于上大夫釋吏罪
瀘州以經收強一鄉民任之已註其名于
印冊而民竟不能任也則別覓狡徒以

代彼狡者不數月挾所收千金潛逃富順山中後冊金不如數乃據鄉民冊名俾其變產為賊而求戍利州衛已赴伍矣余有事于瀘偶見祈神片紙則鄉民白已之冤而尚未得狡徒所逃地余心惻然廉得狡徒時在富順邊夷山中褒有田廬方與若地爭雄長請于上即以狡者戍而鄉民歸焉

槐樹驛白弁交訐謝令而安綿憲使謂文武有體長此則蒼溪安可為遂以白弁諸不法事註聞行成都及余會訊未至則成都將部下證佐七十有奇刑訊且再而匿其情且益堅余至則亟屬于余余思弁轄所部非啗以見在之利則威以後來之刑也而部下孰肯聲言因佯言白弁上大夫所必欲寘諸濫者即行

白蓮沙文選 卷之六
鎖項發監弁行而呼一韓姓諭之曰弁業已漶矣無能為爾利亦無能為爾威爾奈何以僂弱軀代受痛楚乎且余去住川北弁諸行事孰能彌縫睹聞于時遂告以弁姦某氏則有所生兒與弁貌相肖今立郡門再姦某氏則以屯田二百畝歲給為餐而所盜黃牝牛則尚存于其欄也余因呼弁所生兒驗與語合而監取白弁質諸庭下白弁亦輸服且追呼兩婦一牛至成都得以轉報御史大夫前

瀘州守稱吏書亟成循環冊遂訛寫賦數以聞行余覆覈余疑訛數可萬有三千餘金胡亦鹵莽至是而賦金則逋負更多將訊逋戶黨同既不可詰將檢諸籍又去其籍而不可攷遂請于院司得瀘

白蓮洲文選 卷六
州數年所解納數而成都任別駕則又
往年攝瀘事者得其交代印冊檢對賦
數正所申循環訛金萬有三千餘貯櫃
相合也因密封不令左右得闕而携以
抵瀘召經收吏胡有光故偽為迂儒狀
與本房書辦至而今渠檢點乃知前金
分置田廬尚直萬餘緡而渠亦不復以
訛寫為之辭

汝州婦以夫應

潞藩之役而歸則雉經于房間隣佑皆以
不知對一訴于州再訴于司不唯不與
誓且鞭撻焉是訴于院行余且詞波其
店主余思店主少年挾貲固婦所不拒
也且店堂有妓又主人所夙好也胡至
本婦若是因訊自經之夕婦有母在旁
其婦任性偶以絲履故與妓反脣母為

厲詞諭禁而婦有長舌輒通夕怨詈不休比及曙色則保長執楮來將以犯夜訴州毋携瓶市沽乞容于保長則是婦雉經矣毋慮詞自己厲禍自己胎噤不敢述其情實隣佑則夜分闔戶果不知其繇也夫人情百幻何常之有

偃師大劉氏撫其前母之子十有八年且娶小劉氏為婦忽前母之子漫後園井

中死坊保合證將辟兩劉氏謂其同謀推跌也余思大劉氏雖生有已子然不謀前母之子於總角時而乃謀于十八年後且小劉氏合鬻不兩春秋枕席情篤胡至從姑為謀即從姑亦胡至予豆不盈料予線不盈斤也比訊于庭而劉氏皆稱數年縲紲所苦不復記憶往事第乞少緩須臾余惻然呼渠四隣至其

後隣有一韶齒者詞色俱變因備訊之
則前夫之子是年同渠學唱同渠步井
邊見井中諸蟲焚逐水面呼渠持其足
而伏地捕蟲為戲蟲甫獲則渠同一咲
手張而井乃有人焉于時愬逃墻外棗
樹上夜半渠父潛扶以歸所為成此辟
者則坊保索不如願而雌黃其詞遂將
成獄耳余聞而髮上指力與上大夫白
其冤今司馬霽字公讀余爰書曰是固
愨心也今乃有同者耶

金谿何閩五同里人入閩同以縫皮為業
晝同食夜同寢是歲計所獲各為三兩
而同途以歸比至龔家嶺分有兩岐一
遵河一遵陸而同里者有足瘍將遵河
以歸閩五則唯陸行不謂是暮同里者
為擔夫毆而殺之也詞連閩五時閩五

白蓮社文選卷六
方與戚黨戲飲而問官竟執此以辟余
思三兩非重貲胡為艷羨且千里去來
皆可手刃胡待咫尺地始甘心耶招戲
羣飲自其敝俗寧以小得而遂爾重費
耶行金谿令率諸父老自嶺丈至河干
凡三十里餘則峭石嶙峋不可舉踵果
如爰書所稱則自嶺至河業行三十里
而覓舟不得自河歸嶺則又倍行三十
里術非縮地身非搏風可能追及閩五
而為閩五甘心耶以此具題何氏竟從
末減

臨川民阮約二以私隣婦為婦族長往鳴
于約正家約正則阮之前隣也于時審
發甚烈而族長又七十年甚高且晨起
亟趨比及門約正以茶甌授而族長則
甌墜于地痰厥斃矣縣初訊微見于詞

郡再訊必欲成辟且云約二扭族長衣
領以斃余謂屍親書稱簡孚以有是理
有是事也試監取一高年獄成者于堂
爾能手扭而斃耶斃則能無一手扭痕
耶屍親曰不能也夫屍親不能是事理
所無也讞疑如錐畫沙抑可以意為重
輕耶于是訊得其痰癥情而十數年飛
來之獄始白

臨川民有夫妻反目而妻遂歸寧不返者
往迎則以嚮在夫家為解蓋婦之母與
伊伯私從笏主持轉貿豐城相去雖百
有六十里而夫訟于郡行清軍廳影響
莫跡者三年矣余攝軍廳偶呼而訊之
寘伯于禁而故縱清廳一役為訪求明
日訪後歸則亟為伊伯稱冤余曰訊渠
時毋凡有言則伯躡其足夫非交通主

持者耶第事歷多年而余慄不為已甚
得婦則情實可酌而余且以恕施不然
者渠如刑併何是後果洩余語于伯而
伯之子果以質婦至亦不窮治以信後
來夫失婦三年一旦有獲豈不足奇然
事先自信而後人信之且其反目夫以
使酒恣毆婦幾斃而復甦則夫亦大慘
矣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其在刑

官尤審所先

庖羲時混沌尚未剖而畫為訟象聖人
有憂之矣豈理與時與勢最能冬烘頭
腦變白雲為蒼狗邪恒言政平訟理夫
唯理訟自能平政李官之良若此奈何
甘心苛議

審單銘

皇祖有訓存心愛物矧之斯成庶獄寤忽

唯平唯恕其慎其速具嚴天威匡厥漓俗
保甲議

議得江右之患莫甚于盜弭盜之法莫善
于保甲粵稽往牒則嘉靖四十一年禮科
曾都諫業已題奉

欽依申飭本省凡城市有編鄉村有編土
著流寓有編而于竊盜一節尤設為連坐
之條矣再稽爰書則湖東地方業已遵行

功令各該黨保不覺察有罰不救援有罰
不緝拿逋寇有罰而于讎攀一節尤間有
甘結之行矣第一法之立一弊之生始非
不鑿然修舉而其後則浸然廢弛是非法
之罪也行法者無實心故也除釐革捕官
捕快之奸更定朋村朋名之弊偵訪通盜
匿賊之家辯譽扶同隱護之計郡邑良有
司業有成議茲再撮其大者為二說焉一

白蓮洲文選卷之六
保甲論
曰鄉約保甲可兼行而不可偏設也蓋鄉約教之于無事之時保甲防之于有事之際詳載令甲上論已第須擇編氓之謹飭有身家者充約正副即以充保甲長凡遇朔望督率講讀即公同衆人與之詢其出入生理者及往來交游者有司時復躬親提衡之庶幾人心罔懈而隱慝易聞也一曰先年舊章可修舉而不可更張也蓋世

無治法唯有治人若大為變更未免滋擾故保甲之法必責成長令擇編氓中可為長者為之約保長而勢家請托不少貫焉又即以約保長擇該黨中可赴鬪者為之隸名而齊夫弱子不少溷焉大都因其舊冊而潤色之為三冊一報本院一報本道一留本縣諸如清查烟戶呈遞結狀及追呼人犯迎送官司之類壹切有禁如果守

望能助譏察能實者則必有賞如果行之
數年無一過犯者則必有優異夫如是而
後官無繁令民可計安也凡此皆崕畧耳
亾有奇聞異見別為必然之畫大要設誠
而致行之其裨益閭閻似非淺渺雖然邑
有昌黎即鱷魚且避舍焉何有于盜郡有
弘農即猛虎且它渡焉何有于強盜是又
在諸良有司加之意耳固非祇以議論為

也

公為蜀理直指註以博雅擅人羣之後
材品稱海內之雄考居上上比在西吳
邊中丞公疏以制裁不露鋒芒咳唾皆
成經濟考居上上今讀所議單詞耳而
材識世有幾相如者乎

理刑箴

自箴曰朝家設官授爾司理所以為民匪

直榮已爾理者何氏冤孔多一夫含憤上
干天和毋淫刑以逞威毋罔利以削脂毋
徇情以致頽毋阿權以行私毋矻矻一時
而肺石莫達毋卑卑一贖而鷄褐難支詳
哉慎哉平恕是存不愧爾職民生乃寧

玉皇閣緣書

不佞嘗獵道家者言玉皇所稱引為經則
斷障神之也神無著無往弗著即璇宮瑤
宇奚藉焉第今橫窺輓近疇能自絕障節
理障亡論已即貪嗔痴愛欲障種種所在
若葛藟然大之者盈縮錢幣自三尺時都
輒為黃白之鑑矣茲有能捐重貲為神安
獨非好修夫為玉神斷障之一也易不云
乎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是之謂已城東羽
衣再拜手希一言告諸梓里湯書此付之
若夫以琳梵為身世因緣俗之漸久矣不

佞不能砥柱之而復助其狂瀾也其曷敢
焉乙亥嘉平月程某書于東閣中

示修宜黃學

為督修學校事照得學校修理萬代瞻仰
儻如爾諸生執仍舊之說則異時范老何
以讓宅為學宮執改作之說則當年魯人
何以貽譏于聖教今該本廳俯察形便分
委員役或因或革期一垂地方永久之利

爾諸生凡往所分為二黨羣數百人聚訟
者即日散去下棧讀書秋試在望連袂鵬
舉庶幾地靈人傑兩相成焉所有應督事
宜列于左方

一該縣山勢起自楊梅嶺冉冉西來歷前
北山度後北山入首而來護五六峰儼然
芙蓉列帳川則黃水環前宜水朝入曹水
繞後共會大河宛如一帶今以入首山為

建學之主其卓望山似稱賓對微嫌斜飛
然宜黃二水交會處則其秀可挹也且通
城小水逶迤一流當面特朝適當巽方建
學於此形勝為佳此本廳週迴相度殫竭
心力乃決計成之自後不得妄生異議少
更尺寸

一緊承山脈作一敬一亭基獨高次改尊
經閣基高五尺次作明倫堂高三尺次作
文廟臺高原地一尺堦墀之類俱填微高
以接山氣而兩廡戟門櫺星門則度其地
面設之作外員內方泮池擬太陰星以制
卓望之燄煞仍引右掖界水并左掖朝水
共滙池中導從左行由鳳獅二山中流出
以上梁縣丞同鄭教官督之
一左建儒學門正面卓望山小水自巽方
朝入作一小石橋不獨為入門之便且以

界朝水之去者其門內空一丈為路餘分
三官舍舍各三重各隙一園而最後官舍
仍填土微高以接山氣樹木喬而茂者不
得伐損以上羅教官徐巡檢依發去義民
分督之

一右建啓聖祠祠前空大墀外仍作門屋
即為宰牲所大端不得越出左方之官舍
以上陳教官依發去義民督之

一居民微有三家礙于官墻者審曾氏願
領價直餘則願換官地俱行令黨正等公
同估計仍于本直之外每十兩量增二兩
以酬遷徙之勞不得虧損令其失所
一修理工次每五日具揭報廳每月本
廳親詣查驗應用夫役不許編派火夫擾
及廬井查該縣機兵一百二十名俱係閑
曠走差者分為四班聽各委官更番役用

不得違悞

一助修官銀俱梁縣丞鄭教官公同收貯
凡有動支俱申允本廳批發仍令二官公
同支給此外不許私動毫忽以滋乾沒
宜黃山川獨奇而改修後猶然寥寥不
及臨川什一意或前此司馬條起若眉
山之產蘇氏邪抑地方以積著聞而無
復少甘澹泊即漫識之

門牌

一本廳三任理刑習聞澹體諸凡上下公
移平反獄情率自手裁不藉吏書脣吻而
窩訪賣訪之弊尤所稔知但有指稱誑騙
面撞太歲者各衙門諸色人等即便拏來
如律申究

一賢士大夫過我者本廳藉以通民情聞
已過誠欲亟見之各該門役毋得延阻乃

所經地方間有懷奇練世之士及曉暢兵
機習聞秘學者或來見或就見本廳尤優
以上賓之禮

一寧靜澹泊本廳銘心久矣凡有事地方
供應之具悉從簡約另簿登記端不暴殄
天物至于省刑薄罰尤為西江上務本廳
持此以司人理諸來質成者慎毋錮于舊
習浪費打點



